

花
非
花
·
历
史
小
说
系
列



石
情
著



陈圆圆

红颜恨

云南人民出版社

石

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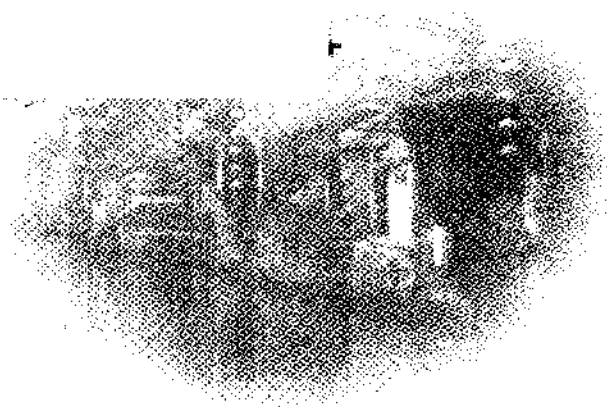
著

花 非 花 · 历 史 小 说 系 列

陈圆圆·红颜恨

花非花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花 非 花 • 历 史 小 说 系 列

陈圆圆·红颜恨

石楠 著

责任编辑 王立翔
装帧设计 姜明 周艳梅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56 1/32 印 张 16.625
插 页 5 字 数 371,000
版 别 1998年12月第1版
版 次 1999年3月第2次
印 数 10001—15000

ISBN7-5325-2489-2/I·1263 定价: 25.00 元



编者的话

促使我想到组织这样一套丛书——请当代著名女作家，以她们的感觉，来写古代的著名女性——其动因，是在香港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某女士对于中国文学“歧视妇女传统”的，几乎泪下的批评。说实在，对于“女性文学”这一话题，我并无专门的研究，但也许是有激于这位女学者态度的夸张，当时便谈了一些不尽相同的看法，并引起了以后的系列思考。

存在着这样一种近于悖论的现象，虽说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处于从属的、受压抑的地位，然而在传统的中国雅文学中，妇女的形象却常常是最美好的。诸如潘金莲、阎婆惜这样的淫妇荡娃的典型，是元明后的通俗小说中方才出现。即使同是小说中的女性，在唐人传奇里往往光彩夺目，如李娃、如红线女然。《绿翘》中的女冠鱼玄机，妒杀婢女绿翘，算是私行有玷者，但总体来看，作者是将她作为一个值得同情的才女来处理的。曹雪芹称男子是泥，女子是水，其渊源其实可以上溯到战国时那位看

0102

似玩世不恭的达人庄周。庄周笔下最美的艺术形象，不能不推那位“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藐姑射神人。这神人源出《山海经》，能“戢机应物”，根据时世的不同，化为尧舜，化为汤武，而庄周却以“处子”的形象来改造之到了玉洁冰清、近乎莹澈的地步。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时相先后的楚大夫屈原，在楚辞中开创了芳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庄屈并观，便能发现，这种对妇女形象至美的构想，并非纯个人的创造，而是代表着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统，这传统是如此地悠久绵长，影响深远，以至从《洛神赋》直到近世的《柳如是别传》，我们不仅能开列出一长列至美的——从外形到内质——文学形象来，而且常常能看到情胜于理，突破作者原初意图的有趣现象。“汉皇重色思倾国”，白居易作《长恨歌》下笔伊始，心中显然横亘有那种“女祸论”的意念，但随着李杨爱情故事的展开，长诗处处浮溢着对真情至美的哀婉的礼赞。“梨花一枝春带雨”，诗人最终将对那辉煌的盛唐时代的追忆，浓缩在这位横死升仙，在蓬莱山上俯视莽莽人寰的太真仙子身上。从中我们可以扪摸到中国雅文学中对女性作圣洁化描绘传统的心理机制。对异性美的爱悦本是人之天性，这种天性在礼教束缚下的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实现，于是才美之士在虚拟的文学天地中就倾向于以理想化的笔墨来一抒郁积的情思。尤其当他们身处逆境之时，更自然而然地在才美与丽质之间引起联想，产生共鸣，于是表里澄澈，带有精神净化意味的女性形象，便成了中国古代雅文学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传统。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这是晚唐狂生温庭筠的《瑶瑟怨》诗。据我考证,这诗正是回赠前文提到的那位私行有玷的女冠鱼玄机的,然而人们从诗中所能感到的,只是融和于清明如水之夜的氤氲中,那孤清而超乎尘俗的气韵。这种气韵,正是唐以后雅文学中妇女气质的主体特征。无疑,其中寄寓着才士们的审美与人格理想。

于是我们可以悟到,雅文学中对女性超尘绝俗之美的礼赞,与元明后俗文学中常见的对妇女的诋毁,虽表现为两个极端,却又在创作方法上表现出某种共同点来,即由理念出发的类型化的倾向。才美之上笔下的女性,美则美矣,却如同花雾云气,很少能给人以心旌神悸的感动。中国传统文学中真正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只有在女作家自写身世的作品中,在李清照、朱淑真那种凡近白描的自抒之中感受到。因此,当我们策划这套以古代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时,便希望与主人公多少有着某种精神或气质联系、沟通的作家来担纲。男士,因着上述的历史文化因素固然不宜;而一味标榜开放的女权主义者,无论是女学者还是女作家,也必然隔膜;而具有相当的古典文学乃至古代文化修养,同时以心灵而非以理念来感知与创作的女作家,自然成为我们希望邀约的对象。

中国新文学时代的女作家们,无疑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启迪而登上文坛的,妇女解放自然是她们恒久关怀的问题,然而就其主体而言,又同时有着一种不同于西方女作家的民族素质。第一第二代的中國新文学运动中成绩斐然的女作家们,如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等,几乎都家世书香,又几乎都从反思自身其实是包蕴着中国女性历史命运的个人生活开始创作,这样,她们一开始便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涉及了探索中国女性历史性格的畛域。尽管后来的遭际使她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但历史文



化的积淀,却如遗传因子般始终在起着作用,这一点从她们的文学语言中便可生动地感到。比如冰心与张爱玲,人生的道路大不相同,然而有一定传统文化修养的读者,从她们那流利秀美甚至相当欧化的白话文中,都能感到中国古典文学清雅芳菲的韵味。第一二代中国新文学女作家的这种传统,在当代中国女作家、特别是大陆与台湾中年女作家的创作中依然有明显的表现。尽管她们的思想较之前辈更为现代,尽管她们仍对妇女问题深切关注,但是也许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较之西方甚至香港的女作家来,她们很少有意识地以女强人自居,也很少看到她们有关女权问题的激切言论。如果阅读一下我社前年出版林华女士所编的《伊甸园的絮语》有关篇章,你必会感到,她们的卓越恰恰在于她们东方式的平凡。这并非因为保守,而恰恰是一种成熟。她们不是刻意去追求女子与男子一般意义上的平等,而更愿意在保持与焕发女性自身特点与魅力的基础上来显示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来探寻妇女问题的历史、现在与将来。在丛书的组织过程中,我们有幸结识其中的几位,她们的气质风度,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原先从作品中所获得的上述印象。于是我们感到,我们的企划,有了坚实的依托。

已经有多位著名的大陆女作家加盟这套历史小说的创作,现在完稿的已有四种。每读一部文稿,我们都会产生一种深切的感动。她们描写的对象不同,上至女皇,下至妓家;她们的文风也不同,有清丽的,有平实的,有圆熟而跳脱的,甚至更有近乎豪放的。然而在严肃而又真切的创作态度上,她们却是共同的。她们如此丰富地掌握了史料,绝不比专业的学术研究者逊色;她们对于史料的鉴别、取舍、处理,虽然也借鉴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却更主要地是以作家——女作家的心去体味、去辨识、去通过想



象加以丰富；她们并不将女权问题作为一种前提性的理念来支配创作，而只是专注于通过自心的感知去再现一个个历史女性的行踪心路，与促成这一切的历史情境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机制。于是一个个为历代的男子传奇化了的奇女子，又还原成了鲜活的个性各异的女人，一段段历史的长卷在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女性心史中得到了折射，而给人以一种崭新的感受。如果与史学家的研究相比，许多为学者所忽视的细节，在小说中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比如《陈圆圆·红颜恨》中陈圆圆与冒辟疆的初恋对她以后人生长途的影响；不少情节与场景，主要出于史学家所不允许的虚构，比如《王昭君·出塞曲》、《武则天·女皇》对于二人早年生活的描绘，但是这种虚构作为对于她们后来心态行止的艺术诠释，是如此地合乎情理与感人至深。如果更将这几部小说与历史上同一题材的小说笔记类作品相比，无论在思力还是在技巧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比如《孽海花》是近百年来家喻户晓的佳作，而在我看来，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之成就，已肯定超出了前者。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套丛书，应当有数种会成为传世之作。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女作家来加盟丛书，用她们独具的才情来贡献于广大读者。

读完已经来稿的四部作品，我不禁又产生一种近乎悖论的想头：本来处于被压抑、被轻视，甚至被侮辱、被迫害境地的这几位历史上的女性；为何又能赢来百千年来无数须眉经久不息的注目与重视，这里边有叹服，有钦羨，也有批评，甚至更有恨不能食肉寝皮的詈骂，须知詈骂也是一种重视，一种使你不能轻忽之的重视。四位女作家对此并无言诠，既不像元明后俗文学中那样加以丑化，也不像才美之士在雅文学中那样加之以超凡入圣的光晕，而只是以现代女性的感觉再现了历史女性有血有肉的



一生。相信读者会从各自的阅历经验出发,对她们的是非功过作出自己的不必一致的评价。然而有一点感觉,想必会是共通的:作为女人,她们都是美丽的,美得使人心醉,然而她们之所以会赢得种种不同角度的非同一般的重视,却并非只是因为她们的美丽,而更在于她们不同凡俗的格调与个性。正如同鲜花是美丽的,而鲜花之来到世间,初非为了供人们观赏。似花而又非花,是她们共同的品性,因此我们借用了白居易的诗句“花非花”,为这套丛书冠名。

赵昌平

1998年9月18日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序 章

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8

第三章

65

第四章

121



第五章	192
第六章	256
第七章	341
第八章	395
第九章	433
第十章	465
尾曲	513
后记	519



序 章

秋天,我随考察团到大西南考察。从昆明西山下来,同伴们要去民族村,我却想去心仪已久的大观楼。

我之所以神往大观楼,除了那副著名的长联,还因为它有一个和历史上名女人相系的故事。从一些笔记野史中,我认为大观楼就是昔日在云南称王,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为其爱姬陈圆圆所建的静修之处——观海楼。它让我联想到“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以及他和陈圆圆的爱情悲剧。它几经毁建,几易其名,仍然吸引着我。

主人善解人意,满足了我的愿望。用过午餐,我被安排在大观楼上的休息室小憩。我斜靠在沙发上,凭窗远眺烟波浩渺的滇池,我又想起了陈圆圆,思绪随之飘逸开去,西山变得朦胧遥远起来,眼睛酸涩而沉重,不觉间眼帘耷下来了,我走进了梦境。

我好像是坐在家里的书房里,门被轻轻推开了,有人递给我



一份请柬，说：“汽车在院里等你。”就拽扶着我下了楼，拉开车门，把我塞了进去。那人坐到司机位上时，我忽发现他穿着清代的服装，背后还拖着一条长辫。

我吓了一跳，又很迷惑，他是什么人，我怎么随便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走？我想看看请柬是什么地方发的，可翻遍了口袋怎么也找不到。我不由心生惶恐，莫非他是骗子，我失声大叫起来：“停车！停车！我要下去！”

那人回头望着我，不解地问：“您怎么啦，一会儿就要到了！”

“我的请柬忘了带，人家会不让我进去的！”我心中很气馁地，便找了个台阶掩饰大叫的尴尬。

“没关系，有我呢！”

汽车驶进了一座花园的大门，未见人开门，门就自动开了，汽车缓缓进了大门，沿着长长的林荫道行驶着，我想不起城里有这样的去处，却发觉它很像《蝴蝶梦》中吕倍卡住的庄园。我又紧张起来，问：“这是什么地方？”

“陈圆圆研究会。”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组织？”我竭力思索着。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怎么可能万事通呢？”

我无言以对。

汽车开上了一条曲折的湖桥，我探头向窗外一看，渐渐被湖面的景色所吸引，倏地忘了心中的疑惑，不由心旷神怡，只见荷叶连绵，荷莲刚露尖尖角，湖水碧蓝，游鱼自在地穿行其间。我似曾见过这种景致，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

汽车三转两转，停在了一座高楼前。那人说：“到了，请下车吧！”

我抬头打量了一眼面前的建筑，又有似曾相识之感，像黄鹤



楼，又不全是；像岳阳楼，也不尽然。高楼高檐翬飞，黄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什么建筑？”

那人已走到我面前了，回答说：“观海楼。”

“陈圆圆静修的佛阁？”

他点点头。

我向周围看了一眼：“怎么不见海？”

他作了个请我先走的手势，“到楼上就可以望到了。”

楼梯用月白色的大理石铺成，扶手是绿玉雕刻成的藤萝，宛似绿藤盘曲蜿蜒，有疏淡的紫花坠挂藤间，墙面利用大理石的天然图案镶嵌成巨幅山水画。拾级而上，仿佛攀援在山水林园之间。

我跟着那人上到最高层，他在楼梯口的长窗前停下，指着窗外说：“看，海！”

我还没来得及观赏一眼，他就大步向一个大厅走去，对坐在门首写字台前的人说：“来了。”又转身招呼我，“在这里签到。”

坐在桌后的人递给我一支大毛笔，指着铺展在桌上裱装得很考究的宣纸册页说：“请！”

册页上已写了长长一串姓氏，我想找找可有熟人和朋友，很失望，一个友人也没有，但我久仰的一些历史名人。我十分惊奇，吴伟业，《圆圆曲》的作者，他也来了，太好了！哟，还有写《觚觚》的钮琇，写《新圆圆曲》的樊增祥，写《天香阁笔记》的李介立，写《三垣笔记》的李清，编撰《敬孚类稿》的萧穆，写《明季北略》的计介奇，写《圆圆传》的陆次云，写《沧桑艳》的丁传靖，还有写《国榷》和《枣林杂俎》的谈迁老先生。

我的心狂跳起来，兴奋地继续往前搜寻，到会的还有《平吴录》、《平滇始末》、《漫游记略》、《广阳杂记》、《吴逆始末记》……



的作者，几乎汇聚了有清以来研究吴三桂、陈圆圆的古今学者。我虽然读过他们的部分作品，但从未见过他们，今天要一睹他们的风采了，我为能厕身其间激动不已，提笔就在上面签了名。

坐在桌后的先生带点讨好语气对我说：“你是这届笔会邀请的唯一女士，是我推荐的。”

我这才看清他，他也拖着一条辫子，我不知他是谁，既是荐我的伯乐，不能不知他的姓氏，“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你连我都不认识？你的钥匙牌上还刻着我书的《枫桥夜泊》诗呢！”

我惊喜地叫了起来：“俞樾先生？”

“正是鄙人。”

我向他伸出手：“有幸认识先生，我还在文章中引用过你写的诗《九溪十八涧》呢！我想讨你一本《右台仙馆笔记》。”

“可以，可以。”

“谢谢。”我放低声音，“你笔记中记的那个苏州郑姓书生，可实有其人？他真的见过陈圆圆的魂灵？”

他笑了起来：“你们不认识？”他指着开车接我的人，“就是他呀！”

我兴奋地拽住那人的手，“真的？”

那人从袖笼里抽出一枝玉笛，递到我面前，“这还有假！这上面还留有陈圆圆的余温呢！”

我抚了下玉笛，感到冰凉浸骨，心里一哆嗦。我还想问些什么，有人从里面出来，催我们进去。

每个人的席位上都有一个写着姓氏的纸牌，我被引到自己的位置上。我刚坐下，麦克风就响了，“先生们，现在开会！”

我抬头想看看会议主持人，就听到我身边有个声音在大声



说：“不能只说先生，还有女士！”

“哦，对不起，过去历届笔会，都是清一色的男士，此次会议也邀请有女士参加，我们鼓掌欢迎。”

我是腼腆内向的人，害怕引人注目，立刻感到浑身不自在，斜睨了邻座一眼，正想怪他多事，却发现他是俞樾，只好连忙改口说：“先生，是您……”

“快站起来道谢！”他不待我同意与否，就把我拉起来。“让大家见见你。”他用热情的语气大声介绍着我，“先生们，这位女士就是我们新发展的唯一女会员！”

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还有稀落掌声，像瞧珍稀动物一般。我感到周身被芒刺扎着一股，羞红满面。

俞樾催促着我：“说两句呀！”

我什么话也没说，只微微欠了下身，就坐了下去。他推推我说，“你怕什么！你在作品中无不讴歌勇敢精神，自己却胆小得怕人家看一眼。笔会就是以文会友，是交朋友的机会，也是扩大知名度的机会。你要学会善于宣传自己，把你的研究成果亮出来。”

我被他的热情感动了，对他微微一笑说：“我没有成果，只想好好听听前辈大家的高论。”

主持人继续发言。

“吴梅村先生的长篇叙事诗《圆圆曲》自刊刻迄今已历三百年了。自它面世，就引起了不同的争议。主要是针对它的主旨题意的。梅村先生是最早研究陈圆圆的资深作家，‘陈学’亦因之兴起，为纪念陈学的诞生和蓬勃，在这首绝唱刊刻出版三百年之际，研讨会拟以《圆圆曲》的主题和意旨为这届笔会中心议题，展开讨论，涉及其他陈学作品内容亦可。吴老先生不以高龄为



辞，欣然亲临笔会。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大家可以不拘形式，一言一意亦可，大论长篇亦行，总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问俞樾：“大会主席是谁？”

“你不认识他？他就是谈老夫子谈迂呀！你在一篇谈读书的文章中不是写到过他为写《国榷》背着行李到五十里以外的人家借书读的故事吗？”

我感到脸又有些发热了。

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要求发言者纷纷举手。谈迂从举手者中指定发言人，并大声宣布，某某作品的作者某某发言。一个刚讲完，会场上又竖起了丛林般的手臂。这样热烈的场景我很少看见。陆次云的发言最精短，他说，《圆圆曲》在体裁上是长庆体，仿效《琵琶记》和《长恨歌》的，其主题意旨是讽刺吴三桂叛明降清的罪行。钮琇的发言只一句，他说，吴三桂本来准备投降李自成的，后听说刘宗敏掳去了陈圆圆，才借清兵复仇的。吴先生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当时历史的实录。

接着，《遗事琐谈》、《痛史》、《玉堂荟记》、《庭过录》、《商山鸾影》、《沧桑艳》等等作者编者纷纷发言，表示赞成陆次云、钮琇等等的观点。在《圆圆曲》被认为是讽刺吴三桂的观点以压倒一切的趋势成了一家言的形势下，突然有人站起来说：“诸位先辈，请恕晚生胆大妄为，也请恕我的观点不能与诸君苟同。”他未经主席允许就大声说，“我以为，这首诗能流传至今，它的最动人的所在，并不在于批判吴三桂罔顾君亲大义，而在于它赞颂了陈圆圆的美丽，描述了她可怜不幸的身世和她爱情的离合悲欢；还在于它讴歌了吴三桂对爱情的坚贞，捍卫爱情的勇敢，并且倾诉了个人在群体缠缚下无可奈何的痛苦和悲哀。”